

# 十个新冠治愈者的经历

上海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,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而对于在此轮疫情中曾经被感染的居民来说,他们现在的生活恢复得如何?

近期“新冠康复者遭遇职场歧视”的话题备受关注。现实生活中,曾经“阳过”的经历究竟会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?近期我们采访了 10 位新冠治愈者,他们谈了谈自己的真实经历。

## 多舛的 17 天

孙先生 37 岁 建筑行业项目经理

“终于到家了,尽管还是隔离,但整个人感觉呼吸到了自由健康的空气。”4 月 8 日,从隔离医院回到家中,孙先生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记录下了这样一条即时感想。

今年 3 月底,孙先生一家五口先后感染新冠。最早是与他同住的岳母被确诊,接到通知后他第一时间将自己“主动隔离”,并向相关部门上报。作为密接隔离的第二天就接到了通知,要转运至医院,这意味着他也“阳了”。

“穿上防护服,收拾行李走出酒店的那 5 分钟内心是最崩溃的。发短信告知家人、领导时,心里有说不出的纠结。”随后他被转移至华山医

院北院,6 天后的 3 月 27 日,迎来了第一次核酸为阴性的报告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可以出院回家的时候,却等来了通知,华山医院北院要另作他用,他也要立即转移。

无奈的孙先生不得不再次转移,在封闭的大巴上和 38 位病友待了一整晚。先后辗转三个方舱,不料全部“满员”,直到第二天天亮,才在瑞金医院北院嘉定隔离点找到床位。在这里,孙先生开始了新一轮隔离治疗和核酸检测。最终经历了多舛的 17 天,才回到家中。

“那段时间,每个上海人都不容易。尤其 3 月底疫情突如其来,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,难免造成误判。大

家应该多一些宽容,多一些配合。经历了这次疫情,我依然爱着上海。”孙先生感慨道。

5 月初,孙先生早早地返回了工作岗位。“一想到有的同事曾因为我不得不被隔离,工程进度也曾因为我受到一定影响,心里还是有些忐忑。好在同事们都很亲切,常常主动来关心我,也从未遭遇过歧视。”

如今建筑工地疫情防控依然严峻,每 48 小时就要进行一次核酸混管检测。前不久,孙先生再次被通知在一次 5 人混管筛查中发现异常,幸好复核下来是个“乌龙”。“有过上一次波折的经历,如今心态已经变得坦然多了。”孙先生笑着表示。

## “我们不是怪物”

小林 21 岁 在校大学生

4 月 15 日,小林确诊新冠住进方舱后,把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设置了“分组不可见”,其中包含所有亲人,据他说,这是父母的“命令”。“可能父母害怕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吧。”因此,亲戚们至今都不知道小林曾经得过新冠。

然而,朋友圈的“屏蔽”并不代表生活中的信息屏蔽。“异样的眼光”就存在于身边。出舱后回到小区,同小区的租客曾怀疑他是从方舱偷跑回来的,在专属于业主的微信群中发表令他不快的言语。与此同时,也有同一楼栋的邻居给他提供很多物资。他对关切者怀着感激之心,而对怀有“异样眼光”的人,也表示理解。“在康复之后,我们应该是最‘安全’的人。”小林说道,“希望那些带有歧视眼光的人能保持理性,我们感染过新冠,但我们不是怪物。”

暑假正是实习的好机会。今年大三的小林曾在图书馆做过志愿者工作。如今他依然申请加入了志愿者行列,报名表上他主动备注了“曾感染新冠肺炎”,并表明周末全天都可以参加社会服务。“为了尽到告知义务我还是要主动告知这个身份。”小林表示。

## “没事的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”

小李 35 岁 二孩妈妈

“4 月 12 日,我先生抗原自测显示两条杠,我当机立断让全家人都戴上口罩,并把他一个人关在南屋‘隔离’。”然而在等待复核及转运期间,小李和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孩子,还是陆续检测出了阳性。之后,她们一起住进了周浦方舱,由于正处于哺乳期,在方舱治疗的日子,她全程都不敢吃任何药物。

在感染与康复期间,邻居们对他们全家表示出了友好和支持,从始至终,小李也坚持严格消毒,她所居住的楼内无一人再被传染。

然而,来自陌生人的不满还是不可避免。康复后,小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浦东防控办的短信,提醒她可以持相关文件前往常态化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。前不久,有一次在常规核酸检测排队过程中,由于她需要做单人单管,耗时较长,有位老阿姨就对此表示出嫌弃与害怕。“她以为我听不懂上海话,嘴里一直在骂骂咧咧。不知道三个月满了是不是就可以用核酸码做核酸了,这样也不用总跟别人证明我是出舱人员,并且已经过了出舱隔离期。”小李无奈地表示。

最近,由于她供职的企业即将迁离上海,转往深圳发展,已经在上海成家的小李无奈“被裁员”。但她依然对生活保持乐观,每天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照料孩子上,“没事的,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小李笑着补充道。

## 3 个月过去了,他始终没敢把感染新冠的事告诉家人

冯扬 35 岁 菲律宾国际学校中文老师

2021 年底,刚刚经历家庭变故的冯扬(化名)收到朋友的邀请,来上海生活调整心情。3 月中旬,他所居住的社区进入封闭状态,4 月 4 日,他的自测抗原试剂上出现了两道杠,经核酸复核后被转运至上海跨国采购中心方舱。

冯扬始终没敢把自己感染新冠的事告诉家人。他偶尔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感染新冠的经历,但总会悄悄地把家人提前屏蔽。

后来,他远在菲律宾的学生和同事们也知道他得了新冠。孩子们第一次听说“中国方舱医院”这个概

念,便好奇地向他提问。冯扬分享了自己 在方舱生活期间拍摄的视频,“我并不觉得这个身份(感染新冠)有什么需要羞愧的。”冯扬说,经历了 11 天盒饭上门的方舱生活,出舱那天,转运车把冯扬送到了离小区最近的路口。站在小区门口,他紧张地打电话给居委会报备,是否会遭遇严格盘问、反复消毒、邻居的歧视。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,他心里没底。然而,居委工作人员只在电话那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:“直接进来吧,已经报备过了。”就这样,冯扬轻轻松松回到了自己的小区,他开玩

笑称“整个过程一点仪式感都没有”。

随着上海疫情好转,冯扬决定返回菲律宾。当需要提前在中国海关小程序上填写“出/入境卫生健康申报”时,“您是否曾患过新冠肺炎”这个选项让他忧虑了很久,不过机场和海关并没有找上他,这让冯扬安心了不少。然而遗憾的是,7 月 5 日凌晨,冯扬所居住的楼里查出一例密接,整栋楼再次进入封闭管理。如今,他的返岗计划只能再度推迟了。

## 我已经转阴,为什么会被最亲近的家人视为“洪水猛兽”

严先生 76 岁 退休工人

严先生独自居住于虹口区老弄堂里。5 月 2 日,在例行抗原自测中,严老先生做出了“两条杠”,连测几次结果也没有改变,身体也开始出现持续低烧、咳嗽症状。此后他被送往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宝山分院进行隔离治疗。

在隔离的日子里,家人每天都通过电话与严先生保持联系。老先生的牙口不好,听说外卖可以送进隔离点,家人想办法为他送去了一些松软的食物,尽可能地改善他的伙食。经过十几天的隔离观察,在连

续两次核酸阴性后他终于结束了隔离生活,回到家中。

严先生说,因为弄堂内许多人都有感染新冠的经历,邻里之间也不存在歧视或刁难。居委也为他们主动提供了纸质“随申码”,出行也基本没有问题。然而,令他意想不到的是,原本十分关心自己的家人,现在却对他“百般提防”。

原本妹妹一家一周会固定时间过来两到三趟,帮忙打扫卫生和照料生活。严先生在被送往隔离点的时候尚有春寒,而返回家中之后气

温陡然上升,生活用品换季的需求十分迫切。他多次联系妹妹,希望她能够上门帮忙清洗被褥、置换衣物。而如今,妹妹只是偶尔过来,不仅“全副武装”,还屡次劝他把旧被褥、碗筷餐具等用过的东西全部扔掉。

严老先生十分难过,认为曾经得过新冠的自己受到了家人的歧视。“我不是已经转阴了吗?为什么还会被曾经最关心自己的家人视为‘洪水猛兽’呢?”他感到不解。